

二重连动式的事件结构化机制<sup>\*</sup>

张大强

深圳大学国际交流学院, 深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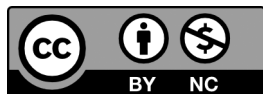
**摘 要** | 文章利用事件的相关理论分析了连动式内部的事件类型、事件结构, 并以结构化的方式分析连动式的事件语义。连动式事件的表层结构是两个事件加合, 但内部子事件类型及子事件之间的关系有诸多不同表现, 这集中体现在相对时间结构、事件类型和事件语义结构上。不同的时间结构是不同事件类型组合的基础, 事件语义结构是通过子事件和子事件内部论元之间的交叉使用来实现的, 本文采用三元组和四元组的方式来结构化事件语义。

**关键词** | 连动式; 事件; 结构化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 一、引言

二重事件是指两个事件以特定的时间组构方式<sup>[1]</sup>发生, 彼此之间存在某种逻辑关系的事件组合。在汉语中, 相继、同时或交叉发生的二重事件可以投射为多种语言结构。从单句角度来看, 连动式、动结式、重动句等都可表达二重事件。连动式是指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动词(或动词短语)构成, 对应客观世界发生的二重事件。这种客观世界中事件发生的时间模式对应语言中的链条形式, 易为人类的认知所识解, 符合时间顺序原则(戴浩一, 1988)。所以, 这种连动式也不是汉语独有的, 在英语、部分东南亚语言以及藏缅语中, 都有连动式存在(Aikhenvald, 2006; Enfield, 2002; Jarkey, 1991)。本文主要考察表达二重事件的连动式的运行机制, 在此基础上对连动式二重事件进行结构化。

理论上讲, 客观世界的发生的相互联系的事件的数量是无限的, 所以, 连动式可由多个动词构成。在具体的言语实际中, 大部分的连动式是由两个动词构成的, 可记作 VP1+VP2, 并且两个事件共用一个主语, 记作 S+VP1+VP2。

## 二、前人的研究及本文的研究

## (一) 连动式中 VP1 和 VP2 的语义关系

学者(戴浩一, 1988)早就注意到了连动式中

<sup>\*</sup> 本研究得到深圳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基于语言智能结构理论的国际汉语教学研究”(项目编号: SZ2021B033)的资助。

[1] 根据李可胜(2016)的研究, 两个事件的时间关系存在着五种可能: 之前、之后、包含、时间重合、交错混同。

VP1 和 VP2 的时间顺序关系, 并分析二者能否颠倒的限制条件, 进而揭示了连动式中存在三种关系类型: (1) 按时间先后顺序(张三上楼睡觉); (2) 不按时间先后顺序(他天天会客写信); (3) 表目的或方式(开会解决问题、张三骑脚踏车走了)。这些研究主要是为了说明时间顺序原则在语言中的表现, 并未对连动式内部语义关系进行系统说明, 并且关于何为同时发生还存在着不一致的看法。

那么, 连动式中两个 VP 对应的两个事件(子事件)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 是不是只代表时间上的先后顺序? 高增霞(2005)指出, “两个句法单位的相对次序决定于它们所表示的概念领域里的状态在客观时间、逻辑认识和认知行为层面上的先后顺序”。除时间顺序外, 高增霞(2005)把逻辑、认知纳入连动式的先后顺序中, 这就为认识 VP1 和 VP2 之间的语义关系提供了工具。在此基础上, 她把概念层面分为序列类和“前提—目的”类; 逻辑层面概括为“现象+意义”; 认知层面概括为“背景+目标”。这就为解释表层结构相同的 S+VP1+VP2 却存在多种语义关系提供了理论方向。此后, 诸多学者(郑学丹, 2009; 杨红、石钺, 2016; 李可胜, 2013、2015、2016)在上述层面深入、细致地探讨了连动内部的语义关系问题。

## (二) 连动式的事件结构和论元结构

李可胜(2013)把连动式的事件结构分为毗邻、聚合、加合三类, 并深入细致地揭示了连动式内部的时间结构关系。可以说, 在作者所限定的研究对象<sup>[1]</sup>范围内, 作者已将连动事件的时间结构描写清楚, 并用图形直观地展现出来。然而, Zacks, Tversky(2001)从认知角度对事件进行定义为“由观察者所构想的、在一定位置的、有起点和终点的时间片段”, 这反映了时间是事件结构内部最重要的要素, 仅通过时间一个要素我们就可断定事件的发生与否, 但时间并不是事件的唯一要素, 事件结构应包括时间以外的其他要素。

论元结构是客观事件投射到语言中的句法表现, 对事件结构的描写应该包含事件中论元的情况。袁芳(2018)利用移位拷贝理论分析连动式论元共享问题, 认为语音界面与语义界面的不平衡是连动式论元共享的根源。本文并不探讨连动式论元结构

的历时生成过程以及连动式论元结构与题元理论的矛盾, 本文着重分析论元在事件结构中所扮演的角色, 及其对事件语义结构化的作用。

## (三) 连动式语义的形式化分析

在句式语义形式化分析方面, 吴平的研究比较突出, 他采用逻辑手段描写和分析连动式、重动句等相关句式语义的生成过程, 并结合计算机语言进行分析, 清晰、严谨地呈现了句式语义的浮现路径。但有时为追求描写的概括性和一致性, 忽略了具体的语义信息表现, 并且对连动式的 VP1+VP2 的事件语义结构类型缺少细致的划分。

前贤对连动式的语法地位、语法化、论元结构投射、内部时间结构、句式语义形式化分析与计算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刻而有启发性的研究, 这是我们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但以往的研究结构化程度不高, 对连动式构体和构件之间的互动关系缺少足够的关注, 尤其是未从事件角度深入探讨连动式的内部结构。语言研究的两个空间<sup>[2]</sup>要求我们对纷繁复杂的语言进行结构化的研究, 结构化是现代语言研究的目标之一<sup>[3]</sup>, 句式结构化是语言结构化研究的典型表现, 事件在结构化研究中显示了其独特的优越性。综观连动式问题的研究, 我们认为以下两方面问题仍需进一步挖掘: 第一, 连动式内部的事件类型, 以及事件类型间的组合情况; 第二, 连动式的事件语义结构及结构化机制。

本文整合连动式事件内部的时间、论元、性质等要素为事件结构, 分析内部 VP 的事件类型, 从事件结构的角度结构化连动式, 以达到对不同逻辑语义的连动式进行一致性、结构化的概括。本文的连动式是具备下列特点的 S+VP1+VP2 结构: 第一, VP1 和 VP2 共享同一个主语; 第二, VP1 和 VP2 不存在动宾关系, 即不包括谓宾动词作谓语的情况;

[1] 李可胜(2013)的研究对象为具备下列特点的连动式: 每一个 VP 都可单独与同一个 NP 构成主谓关系; VP 之间没有连接词; 除了主语外, 不同的 VP 不存在其他共有论元。

[2] 萧国政(2004)提出语言研究的“三个世界, 两层空间”。“三个世界”是指组形、释义、传息, 两层空间是指人际空间与人机空间。

[3] 施春宏(2019)指出“结构化(structuralization)是现代句法理论的基本目标之一”。

第三, VP1 和 VP2 中核心动词是不同的, 即不包括动词拷贝结构。

本文要讨论的就是这样的连动式。

(1) 我拿起书包回家 / 我放下电话出去 / 我穿上衣服跳下床

(2) 我推开门走出去 / 我拿起酒杯碰一下 / 我挖开墙钻进去 / 我买票上车 / 我上车买票 / 我拿刀切肉 / 我做饭吃 / 我回家做饭

(3) 我开车撞伤了 / 我开车撞伤了 / 我骑车崴了脚 / 我吃过期肉脯得了胃病 / 我喝酒伤了胃 /

(4) 我挥手再见 / 我鼓掌欢迎 / 我跑步示威 / 我骑着马穿越灾区 / 我骑车锻炼身体 / 我骑车去广场

(5) 我推着车跟着她 / 我躺着看书 / 我蹲在地上开会 / 我坐着织毛衣

(6) 我洗衣做饭 / 我看书写字 / 我喂马劈柴 / 我唱歌跳舞

### 三、事件类型和事件结构

#### (一) 事件类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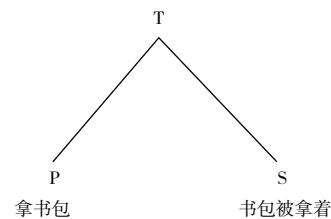
Vendler (1967) 根据动词的内部时间特质划分了四类动词: 状态 (state)、活动 (activity)、达成 (achievement)、完成 (accomplishment)。尽管 Vendler (1967) 并没有明确提出事件类型的划分, 但其后的学者 (Bach, 1986; Mourelato, 1978; Pustejovsky, 1991) 对事件类型的划分都是在 Vendler (1967) 的基础上进行的。Pustejovsky (1991) 合并达成 (achievement) 和完成 (accomplishment) 为变化, 形成事件类型三分的结构, 即状态 (state)、过程 (process) 和变化 (Transition)。并且认为, 自然语言中任何一个动词都可以据其特征划分为这三种事件类型之一。状态事件 (S) 是指一个孤立地事件, 与其他任何事件都不会发生关系, 例如生病 (be sick)、爱 (love)、知道 (know); 过程事件 (P) 是指具有同样语义表达的系列事件, 例如跑 (run)、推 (push)、拉 (drag); 变化事件 (T) 是指与对立面有关的语义表达, 例如给 (give)、开 (open)、建造 (build)、消灭 (destroy)。Pustejovsky (1991) 事件类型的划分给我们分析连动式内部的事件类型组合提供了理论工具。

#### (二) 连动式内部的事件类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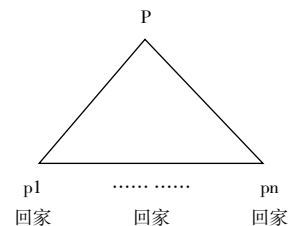
连动式表层的事件结构组合可描写为  $E_L = e_1 + e_2$ ,  $e_1$  和  $e_2$  的事件类型及其组合构成了连动式内部不同事件类型组合模式。

##### 1. (1) (2) 两组的事件类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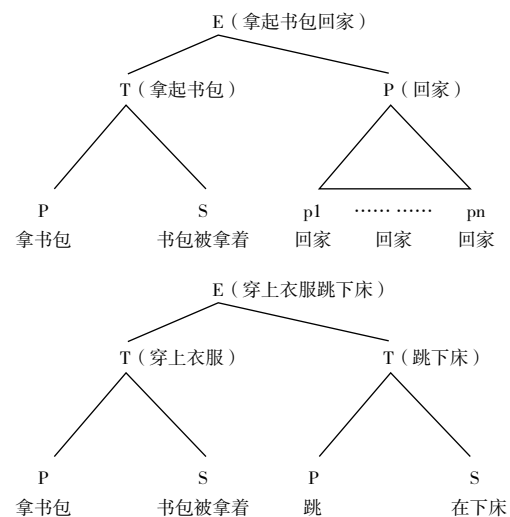
在 (1) 组中, VP1 “拿起书包” “放下电话” “穿上衣服” 都是变化事件 (T), 以 “拿起书包” 为例, 可图示为:



VP2 可以是过程事件 (P) (回家、出去), 也可以是变化事件 (T) (跳下床), 以 “回家” 为例, 可图示为:



“拿起书包回家” 和 “穿上衣服跳下床” 的事件内部类型, 可图示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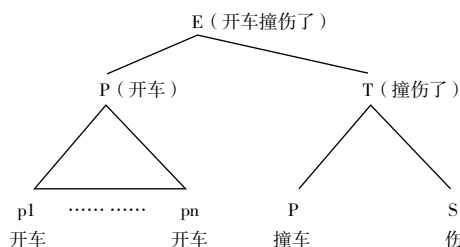


在 (2) 组中, VP1 也是一个变化事件 (T), VP2 可以是变化事件 (走出去、碰一下、钻进去), 也可以是过程事件 (投球、上车、买票、吃、切

肉、做饭)。值得注意的是(2)组中后边的5个例子的VP1并没有表示变化后情态的句法标记<sup>[1]</sup>,如何判断这类事件也是变化事件。李可胜(2013)用省略说解释“买票”的有界性,但“省略”的内涵是“本应该出现而未出现的要素”,那就需要回答何时需要省略?省略前后是否有差异?省略后并不影响事件的表达,省略和不省略的意义何在?我们同意Pustejovsky(1991)的观点“句子的事件类型并不一定是主要动词的事件类型”。在这5个例子中,孤立地看,VP1的主要动词“买、上、拿、做、回”都是过程动词。这些动词带上宾语形成的“VP”也还是过程事件,但VP1的事件类型要结合其在连动式结构“S+VP1+VP2”所承担的角色来判定,即VP2事件的实现是以VP1实现为前提的。“买票、上车、拿刀、做饭”都是变化事件,包含变化后的状态“票已买、人在车上、刀在手里、饭已做好”,在某种程度上说,这是VP2事件对VP1事件强迫,即VP2强制要求VP1事件呈现完成后的状态,以满足连动式的语义成活。同样的“上车”“买票”,当其在VP1位置,VP2会强迫其出现变化后的完结态,而在VP2的位置时没有事件强迫,表现为过程事件。(2)组的事件类型图示与(1)组类似,两组的事件类型可记作: $E_L=T+T/P$

### 2.(3)组的事件类型

在(3)组中,VP1“开车”“骑车”“喝凉水”“喝酒”都是过程事件,VP2“撞伤了”“崴了脚”“塞牙”“伤了胃”都是变化事件。根据李可胜(2016)的研究,VP2事件发生的时间包含于VP1的时段中。二者时间结构的包含关系为二者间的语义上致使关系提供了可能。以“开车撞伤了”为例,事件类型可图示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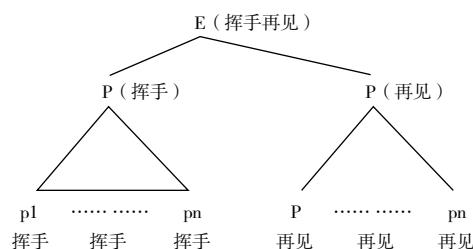


据此,(3)组的事件类型可记作: $E_L=P+T$ 。

### 3.(4)(5)(6)组的事件类型

(4)(5)(6)组的连动式内部子事件都是

过程事件,尽管各组内部子事件之间的相互时间关系各有差别,但事件类型组合均表现为: $EL=P+P$ 。以“挥手再见”为例,事件类型可图示为:



事件类型集中体现了事件内部要素均质、异质状态,连动式内部子事件的事件类型分析是描写连动式事件结构及结构化事件语义的基础。

## 四、事件结构

客观世界中的事件投射到词类中最典型的表现是动词,本研究以动词为基点描述围绕动词的事件结构要素,以此刻画连动式内部子事件之间的语义关系。具体维度如下:

V (verb): 连动式内部的子事件的主要动词;

Ag (agent): 主要动词的施事论元;

Pa (patient): 主要动词的受事论元;

Ts (Transition state): 变化事件变化后的状态事件;

Co (condition): 条件论元,VP2事件得以进行的前提条件,如工具、地点、受事、凭借等;

Ac (accompany): 伴随论元,VP1中的变化后的状态伴随VP2的整个时段,但并不是VP2发生的条件;

Ca (cause): 致使论元,VP1事件致使VP2事件发生;

Wa (way): 方式论元,VP2的进行方式是VP1,VP2和VP1属于同一事件的不同方面,两个事件不可分割;

Te (Time share event): 共时事件论元,VP2进行时S采取VP1的状态,两个事件同时发生,但可分割;

Sa (Subcategorical arrangement): 次范畴排列,VP1和VP2不存在任何事件结构要素交叉的关系,

[1] 助词、补语等时体标记。



二者共属于同一范畴。

### (一)(1)组的事件结构及结构化机制

(1)我拿起书包回家/我放下电话出去/我穿上衣服跳下床

(1)组事件内部两个子事件的相对时间关系是先后关系,即VP1结束后进行VP2。根据前文的事件类型分析,(1)组的VP1都是变化事件(T),变化的状态Ts伴随VP2过程事件。事件结构可描述如下:

$VP1_T(Ag, pa1, Ts1) VP2_{T/P}(Ag, pa2, Ac=Ts1)$

例如,我拿起书包回家。

拿<sub>T</sub>(Ag=我, pa=书包, Ts=书包被我拿着)  
回<sub>P</sub>(Ag=我, pa=家, Ac=Ts=书包被我拿着)

变化事件VP1“我拿起书包”带来一个状态事件Ts“书包被我拿着”,这个状态事件伴随VP2始终。所以,当且仅当“S+VP1+VP2”满足VP1(Ag, pa1, Ts)VP2(Ag, pa2, Ac=Ts),该连动式的事件语义结构为时间毗邻,状态伴随。

### (二)(2)组的事件结构及结构化机制

(2)我推开门走出去/我拿起酒杯碰一下/我挖开墙钻进去/我买票上车/我上车买票/我拿刀切肉<sup>[1]</sup>/我做饭吃/我回家做饭

(2)组事件内部两个子事件的相对时间关系是先后关系,即VP1结束后进行VP2。(2)组事件中VP1的事件类型也是变化事件。事件结构可描述如下:

$VP1_T(Ag, pa1, Ts1) VP2_T(Ag, pa2, Co=Ts1)$

例如,我推开门走出去。

推<sub>T</sub>(Ag=我, Pa=门, Ts1=门开)走<sub>T</sub>(Ag=我, Co=Ts1=门开, Ts2=我出去)

“推开门”和“走出去”都是变化事件,分别用“推<sub>T</sub>”和“走<sub>T</sub>”表示。VP1“推<sub>T</sub>”的变化后状态Ts<sub>1</sub>

是门开, Ts<sub>1</sub>是VP2“走<sub>T</sub>”的实现条件。因为如果“门没开”,则不能“走出去”。同理,后边的例子中,“酒杯”是碰的工具,“墙被挖开”是“钻”进行的条件,“有票”是“上车”的凭借,“车上”是“买票”的地点,“刀”是“切肉”的工具,“饭”是“吃”的受事,“家”是“做饭”的地点。

广义地说,作为变化事件的VP1变化后的状态(Ts<sub>1</sub>)都是VP2实现的条件。有学者把“拿刀切肉”“做饭吃”和“回家做饭”分为两类,因为前两者除共享主语论元外,还分别共享了工具论元“刀”和受事论元“吃”,从句法角度作这样的区分是有意义的,可以分析出论元结构在句法上的投射情况。但从事件结构角度看,这两类并无本质区别,“刀”为“切肉”提供工具,“饭”为“吃”提供材料,“家”为“做饭”提供场所,都是广义的“条件-实现”关系。所以,当且仅当“S+VP1+VP2”满足VP1<sub>T</sub>(Ag, pa1, Ts1)VP2<sub>T</sub>(Ag, pa2, Co=Ts1),该连动式的事件语义结构为时间毗邻,条件关系。

### (三)(3)组的事件结构及结构化机制

(3)我开车撞伤了/我骑车崴了脚/我吃过期肉脯得了胃病/我喝酒伤了胃/

(3)组事件内部两个子事件的相对时间关系是包含,即VP2的事件发生在VP1过程事件的时段之内。(3)组事件中VP1的事件类型是过程事件。事件结构可描述如下:

$VP1_P(Ag, pa1) VP2_T(Ag, pa2, Ca=VP1)$

例如,我开车撞伤了

开<sub>P</sub>(Ag=我, Pa=车)撞<sub>T</sub>(Pa=我, Ts2=我伤了, Ca=VP1=开车)

“我开车”致使“我被撞伤了”,并且“撞伤”事件发生在“开车”事件的时段内。其他例类同,“骑车”致使“崴了脚”,“吃过期肉脯”导致“胃病”,“喝酒”致使“伤胃”。VP1是过程事件,VP2是变化事件,VP2发生在VP1时段内,并且VP2的发生是由VP1导致的。所以,当且仅当“S+VP1+VP2”满足VP1<sub>P</sub>(Ag, pa1)VP2<sub>T</sub>(Ag, pa2, Ca=VP1),该连动式的事件语义结构为时间包含,致使关系。

### (四)(4)组的事件结构及结构化机制

(4)我挥手再见/我鼓掌欢迎/我跑步示威/我骑着马穿越灾区/我骑车锻炼身体/我骑车去广场

(4)组连动式内部的VP1+VP2的两个事件并不在一个层面,我们同意高增霞(2005)从认知层面分析“鼓掌欢迎”,但并不同意她把“鼓

[1] 拿有两个义项,一为“取”义,一为“凭借”义,本文取前者,因为表“取”义的才是连动式。

掌欢迎”分析为认知上的先后顺序。因为，如果一个人想对某人或某事表示“欢迎”，然后再寻找适合的欢迎方式，最后选择了“鼓掌”这种方式来表示欢迎。这很难说在认知上哪个先哪个后。我们认为，“鼓掌”固然可以看作对应于客观世界中的“鼓掌事件”，“欢迎”是人们在认知域内对鼓掌事件所赋予的意义。当我们在大厅列队迎接，鼓掌欢迎某个大人物时，作为事件的“鼓掌欢迎”是同时进行的。也就是说，“鼓掌欢迎”是共时事件，并且不可分割，是一个事件形式和意义的两个方面。同样，“跑步示威”“挥手再见”也是一个事件在形式和意义两个层面的不同表现。而“骑着马穿越灾区”“汽车锻炼身体”“汽车去广场”则是同一个事件在方式和目的两个方面的不同表现，二者也不可分割。

这组连动式内部的时间关系为共时，VP1事件与VP2事件同时发生，VP1是VP2的实现方式。从语义关系角度讲，VP1和VP2可进入“VP1是VP2的一种方式（方法）”结构。VP1和VP2都是过程事件，事件结构可描述如下：

$VP1_p(Ag, Pa) VP2_p(Ag, pa, Wa=VP1)$

例如，我鼓掌欢迎。

鼓掌<sub>p</sub>(Ag=我)欢迎<sub>p</sub>(Ag=我, Wa=VP1=鼓掌)

我骑车锻炼身体

骑<sub>p</sub>(Ag=我, Pa=车)锻炼(Ag=我, Pa=身体, Wa=VP1=骑车)

所以，当且仅当“S+VP1+VP2”满足 $VP1_p(Ag, Pa) VP2_p(Ag, Pa, Wa=VP1)$ 时，该连动式的事件语义结构为时间共时，方式关系。

#### (五)(5)组的事件结构及结构化机制

(5)我推着车跟着她/我躺着看书/我蹲在地上开会/我坐着织毛衣

(5)组的事件结构与(4)组相似，两个子事件的类型也是P+P，相对时间关系也是共时时间。不同的是，VP1与VP2的关系不是“方式—实现”的关系，而是“状态—实现”的关系，即S在VP1的状态下实现VP2。事件结构可描述如下：

$VP1_p(Ag, Pa) VP2_p(A, Pa, Te=VP1)$

例如，我推着车跟着她。

推<sub>p</sub>(Ag=我, Pa=车)跟<sub>p</sub>(Ag=我, Pa=她, Te=VP1=推着车)

“推车”事件与“跟她”事件同时发生，主要表达“在推着车的状态下跟着她”。这种语义关系的VP1和VP2可进入“一边VP1一边VP2”结构，这说明VP1和VP2是两个事件。(4)组的连动式则不能进入“一边VP1一边VP2”结构。(5)组的事件不能进入“VP1是VP2的一种方式（方法）”结构，这说明(5)组的两个事件不是“方式—实现”关系。所以，当且仅当“S+VP1+VP2”满足 $VP1_p(Ag, Pa) VP2_p(A, Pa, Te=VP1)$ ，该连动式的事件语义结构为时间共时，状态关系。

#### (六)(6)组的事件结构及结构化机制

(6)我洗衣做饭/我看书写字/我喂马劈柴/我唱歌跳舞

李可胜(2013)把(6)组这样的连动式事件命名为“加合”结构是比较符合实际的，他从外延机制角度分析此类结构独具特色、逻辑严谨、表述清晰。我们从句式的事件语义构成的角度再重新审视这个问题。在这类加合结构的“S+VP1+VP2”中，VP1和VP2不存在上述五种中的任何一种结构关系，但这两个事件可归为同一类上位范畴。例如，洗衣、做饭 $\subset$ 做家务；看书、写字 $\subset$ 学习；喂马、劈柴 $\subset$ 农活；唱歌跳舞 $\subset$ 文艺活动。所以在这些连动式事件出现的句子中，其上下文可出现表示连动事件上位范畴的词语，有时也可被表示上位范畴的词语替换，整个句义基本没有太大影响。并且，两个事件的时间关系很难确定，可能是交叉、可能是同时、也可能是先后，对调二者的语序对句义也不会产生太大影响。

(7) a. 我想这些妇女到了岛上，可以替男人们洗衣做饭，操持家务。(BCC语料库)

b. 我想这些妇女到了岛上，可以替男人们做饭洗衣，操持教务。

c. 我想这些妇女到了岛上，可以替男人们做家务。

(8) a. 儿童嘛，应当让她有时间活动活动，多跑跑，多笑笑，多动动脑筋。整天坐着看书写字，就不像小孩了。(BCC语料库)

b. 儿童嘛，应当让她有时间活动活动，多跑跑，多笑笑，多动动脑筋。整天坐着写字看书，就不像小孩了。

c. 儿童嘛，应当让她有时间活动活动，多跑跑，

多笑笑,多动动脑筋。整天坐着学习,就不像小孩了。

这种由下位范畴构成的加合连动式的事件结构可描述如下:

$VP1_p (Ag, Pa, Sa=VP2) VP2_p (Ag, Pa, Sa=VP1)$

例如,我洗衣做饭

洗<sub>p</sub>(Ag=我, Pa=衣, Sa=VP2=做饭)做<sub>p</sub>(Ag=我, Pa=饭, Sa=VP1=洗衣)

除加合关系外,前五类关系都是前一个事件中

的论元或事件本身充当后一个事件的论元来实现的。为了结构化的一致性,我们也把加合关系看作是前一个事件作为整体论元加入后一个事件中,同样后一个事件也作为整体论元加入前一个事件中。这类的连动式事件结构化机制就可描述为,当且仅当“S+VP1+VP2”满足 $VP1_p (Ag, Pa, Sa=VP2) VP2_p (Ag, Pa, Sa=VP1)$ ,该连动式的事件语义结构为时间混合,加合关系。

综上,连动式事件语义结构化表现,详见表1。

表1 连动式事件语义结构化总表

表层结构	两事件时间关系	子事件类型组合	语义结构	结构化形式	例句
S+VP1+VP2	先后	EL=T+T/P	毗邻伴随事件	$VP1T (Ag, pa1, Ts1)$ $VP2T/P (Ag, pa2, Ac=Ts1)$	我拿起书包回家
	先后	EL=T+T/P	毗邻条件事件	$VP1T (Ag, pa1, Ts1)$ $VP2T (Ag, pa2, Co=Ts1)$	我推开门走出去
	包含	EL=P+T	包含致使事件	$VP1P (Ag, pa1)$ $VP2T (Ag, pa2, Ca=VP1)$	我开车撞伤了
	共时	EL=P+P	共时方式事件	$VP1P (Ag, Pa)$ $VP2P (Ag, Pa, Wa=VP1)$	我鼓掌欢迎
	共时	EL=P+P	共时状态事件	$VP1P (Ag, Pa)$ $VP2P (Ag, Pa, Te=VP1)$	我推着车跟着她
	混合	EL=P+P	混合加合事件	$VP1P (Ag, Pa, Sa=VP2)$ $VP2P (Ag, Pa, Sa=VP1)$	我看书写字

## 五、结论

表层结构相同的连动式其内部事件语义存在着五种结构关系,伴随关系、条件关系、致使关系、方式关系、状态关系、加合关系。这五种关系是由VP1事件及其论元与VP2事件互动来实现的,进而使五种结构关系在事件类型组合、相对时间结构等方面都有差异。本文对连动式的事件语义结构采用三元组(V, Ag, Pa)和四元组(V, Ag, Pa, Ts/Co/Ca/Te/Ac/Sa/Wa)方式来结构化,这种方法能较为清晰地显示不同事件语义的结构化关系。

## 参考文献

- [1] Aikhenvald A Y, R M W Dixon. Serial verb constructions: A Cross-linguistic Typology [C] // Aikhenvald A Y. Serial verb constructions in Typological perspectiv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 [2] Bach E. The Algebra of Events [J]. 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y, reprinted Events, 1986.
- [3] Enfield N J. Ethnosyntax: Explorations in Grammar and culture [C] // Enfield N J. Cultural

logic and syntactic productivity: Associated posture construction in Lao.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 [4] Jarkey N. Serial verb constructions in white Hmong: A functional approach [D]. Sydney: University of Sydney, 1991.
- [5] Mourelatos A P D. Events, Processes, and States [J]. 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y, reprinted in Events, 1978.
- [7] Pustejovsky James. The syntax of event structure [J]. Cognition, 1991.
- [8] Vendler, Zeno. Linguistics in Philosophy [M].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7.
- [9] Zacks J M, B Tversky. Event structure in perception and cognition [J]. Psychological Bulletin, 2001 (1).
- [10] 戴浩一. 事件顺序和汉语的语序 [J]. 国外语言学, 1988 (1).
- [11] 高增霞. 连动结构的隐喻层面 [J]. 世界汉语教学, 2005 (1).
- [12] 李可胜. VP的有界性与连动式的事件结构

- [J]. 现代外语, 2013 (2).
- [13] 李可胜. 连动式的时间模式和有界性的时体语义贡献 [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15 (2).
- [14] 李可胜. 连动式的结构机制: PTS、情状特征和VP的外延 [J]. 外国语, 2016 (1).
- [15] 施春宏. 句式意义分析的观念、路径和原则 [J]. 汉语学报, 2019 (1).
- [16] 吴平. 句式语义的形式分析与计算 [M].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007.
- [17] 吴平. 汉语特殊句式的事件语义分析与计算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 [18] 萧国政. 试论21世纪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内涵构成与发展选择 [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 (3).
- [19] 袁芳. 汉语连动结构的拷贝分析 [J]. 外国语, 2018 (3).
- [20] 杨红, 石侵. 可颠倒的汉语连动结构的特点和认知解析 [J]. 湖北社会科学, 2016 (11).
- [21] 郑学丹. 连动句的时态解读机制 [J]. 现代外语, 2018 (4).

## Researching on the Mechanism of Event Structuralization for Double Serial Verbs

Zhang Daqiang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Exchange,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vent types, event structures of serial verb with the event theory, and analyzes the event semantics of serial verb. The surface structure of serial verb is composed of two sub-events with different semantic relations, which are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relative time structure, event types and event semantic structures. Different time structures are the basis of combination of different event types. Event semantic structure is realized through the cross use of sub-events and internal arguments of sub-events. In this paper, triples and quads are adopted to structure event semantics.

**Key words:** Serial verb; Event; Structuralization